

完句現象的句法：以粵語動副詞結構為例

On the syntax of incompleteness: Evidence from the converbal construction in Cantonese

姓名：鄧思穎 郵箱：swtang@cuhk.edu.hk

原文出處：Andrew Simpson, ed., *New Explorations in Chinese Theoretical Syntax: Studies in Honor of Yen-Hui Audrey Li*, 395-427 (2022).

香港粵語（以下簡稱“粵語”）有豐富的動詞後綴，表示不同的意思，在句法和語義上扮演不同的角色。本文根據完句現象，把粵語動詞後綴劃分為三種類型。第一類動詞後綴滿足完句的要求，句子是完全可以接受的。有第二類動詞後綴的小句，在不添加任何“額外”成分的情況下，接受度稍遜。至於有第三類動詞後綴的小句，屬於不完整的小句，不能單獨使用，呈現明顯的完句現象，導致所謂完句問題。基於這個分類，本文進一步認為，第三類動詞後綴是形成動副詞結構（converbal construction）的語素，而帶上這種後綴的小句，符合動副詞的語法特徵，如動詞形式、非限定、狀語、從屬等。這種動副詞結構，用作狀語，既不是名詞性（如動名詞），也不是形容詞性（如分詞）。句法上，動副詞結構分析為附接語；功能上，則扮演連接作用。帶上第三類動詞後綴的小句，不能單獨使用，只能作為從屬小句，因而產生完句問題。

華語及長沙湘語疑問句分類

On a dichotomy of question types: the case of Mandarin Chinese and Changsha Xiang

姓名：One-Soon Her, Dewei Che and Adams Bodomo 郵箱：onesoon@gmail.com

原文出處：《The Linguistic Review》(2022).

疑問句在一般理論語言學的文獻中常見有三大類：是非、選擇及特指問句。本文主張更精簡也更具啟發的二分法：是非及疑問詞問句，其中疑問詞問句可再分為選擇及特指問句。前人指出是非問句的內涵是單一命題的真值及其確認，而疑問詞問句所呈現的則是一個多重命題的集合，本文將此二分法簡稱為尋求確認問句及徵求訊息問句。前者，例如“他要去嗎？”，乃單一命題，尋求的是對於命題“他要去”的同意或不同意，而後者，例如“他要不要去？”，則列舉了兩個命題“他要去”和“他不要去”之間的選擇，也可以是兩個以上的命題，例如，“他是週一、週二還是週三去？”是三個命題，抑或是“他星期幾去？”則是在七個命題中做選擇。在語用及語意上建立的疑問句二分法，於句法行為也不同。最明確的是句尾疑問助詞的不同：尋求確認問句需有句尾助詞“嗎”或“吧”，否則就不構成問句；徵求訊息問句只可用“呢”。兩種不同的句尾疑問助詞，也衍生出不同的片段問句，及能否作為間接問句的限制。兩類問句也展現不同的干預效果。本文接續將此二分法應用於長沙湘語，並證明此方言沒有是非問句，過去文獻中所記錄的是非問句皆屬疑問詞問句。這一事實表明，儘管人類疑問句可分為兩類，但是非問句並非普遍皆有的類別。

漢語中的否定循環

——從綜合性到分析性，再到綜合性的否定？

The negative cycle in Chinese: From synthetic to analytic and back to synthetic negation?

姓名：梅思德 郵箱：meisterernst@mx.nthu.edu.tw

原文出處：*Journal of Historical Linguistics* 13(1), 35-81 (2023).

本文分析了否定系詞“非”、“微”，體貌否定標記“未”，情態否定詞“莫”、“勿”等雙語素否定詞由於原始語義的減弱，而被重新分析為指定語位置的附屬否定詞的演變過程。其中體貌性和情態性的否定詞演變有五個階段：（1）雙語素否定詞在詞匯層作為動詞發揮作用，由一個否定前綴和一個動詞核心（COP, ASP, MOD）組成，選擇句子或名詞（CP/DP）或零形式作為補足語。（2）否定動詞的論元結構完全喪失，通過核心移位進行語法化，由詞匯域移位到只允許 AspP/vP 作為補足語的 TP/CP 功能域。（3）否定詞的原始功能變得完全不透明，被重新分析為簡單的副詞否定詞；原始的動詞意義被其後的新詞匯性成分（AUX, COP, ADV）加強；詞匯性成分 AUX 語法化為功能性成分。（4）在北方官話、書面漢語中，中性否定詞“不”取代原來的否定詞。（5）口語和其他漢語方言中的否定標記“不”或不同聲母的變體與情態助詞合併。第五階段只在少數 NEG+AUX 組合中發生，這是情態助動詞語法化為功能性成分所導致的。其中第一到第四階段，綜合性的雙語素否定詞逐漸變為分析性的 NEG+AUX/COP 形式；第五階段中分析性的否定標記與情態助詞合併，變回了綜合性的雙語素否定詞，這一循環演變被稱作“否定循環”。

推薦人：孫靈裸 1586755692@qq.com

變化速度與構擬評估——基於漢語語檔歷時相似度 計算的考察

**Reconstructions of Ancient Chinese revisited:
From a perspective of similarity calculation on doculects**

姓名：冉啟斌 郵箱：ranqibin@126.com

原文出處：*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51(1), 52-72 (2023).

本文採用 ASJP 模式的語檔（doculect）距離計算方法，以經過平衡的 60 個現代漢語方言語檔為參照，將高本漢、王力、李方桂、董同龢、周法高、鄭張尚芳、潘悟雲、白一平 - 沙加爾等八家構擬的上古音及中古音形成語檔，對這些語檔進行相似度、變化速率等數據的計算分析。結果顯示，在上古、中古擬音與現代漢語方言的相似度，上古擬音到中古擬音的變化速率，上古到中古、中古到現代這兩個時期的變化速率比等

多個方面，鄭張尚芳、白一平 - 沙加爾的構擬在八家中是合理性和自治性相對最高的。本文分析認為，從語言歷時變化這一外部角度，通過有關資料計算可以為古音構擬的評估提供一定的客觀參照。

語言特區理論視角下的俗語和諺語研究

A Linguistic Study of Chinese Proverb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pecial Linguistic Zone Theory

姓名：耿國鋒 郵箱：genggf@163.com

原文出處：澳門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21。

區別於“語體語法”著眼於語體對某種語法特徵的選擇傾向性，語言特區是指可有條件突破慣常語法規則的語言運用特定領域。語言特區中的非常規語料某些方面反映了語言的本質，是語言接觸、語言習得之外又一語言創新的窗口。基於此，本文以漢語諺語、俗語這一特定語域中的非常規語言現象為研究對象，分類探討了非常規語法現象的制約條件。

基於“語言特區”這一核心概念，本文的邏輯明線是以形式語法的三種語法手段——移位（語序）、省略、重疊為內容框架，各用三個案例分析了諺語、俗語中的非常規語言現象，即基於移位的諺語、俗語中非論元成分的語序錯置，諺語中的非常規省略分析，諺語中的疊用分析。其中，諺語、俗語中“動詞 + 介賓”、“名 + 數 + 量”語序並非共時意義上的語序錯置而是歷時無標記語序的繼承，佐證了“歷時語料、共時存現”的諺語、俗語語料特徵。文章還有一條暗線，就非常規語言現象的內涵看，可有形式、語義、語用等不同層面。移位（語序）部分側重於句法形式上的非常規，省略部分重在語義層面的突破，而重疊部分更多地體現為用法上的創新。之外，從對舉式、語用、韻律制約、歷時演變和諺語、俗語語域等多個角度探析了對諺語、俗語中非常規語言現象的限制、制約及影響。

相較於辭彙、文化層面的諺語、俗語研究，諺語語法研究可加強諺語研究中語法研究的薄弱環節。相較於語法研究的歷時/共時之分，針對散見於各類典籍、更多則無從查考的諺語、俗語條目，我們採取“限定對象，界定標準”的方法，對“普、方、古”語法底層混雜的諺語、俗語進行跨時空的整體性觀照，彰顯了“語言特區”視閥下超常的語料涵蓋力。“慣用性”、“熟語性”常是例外的保護傘，在諺語的不規則現象中發現規律性，旨歸於對漢語語法做出更具描寫性和解釋力的概括。

漢語和越南語句子邊緣結構研究

On the Sentential Periphery in Chinese and Vietnamese

姓名：阮氏紅貴 郵箱：quy.nguyenhong21@gmail.com

原文出處：香港中文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21。

本文研究對象是漢語和越南語陳述句的句末和句首助詞，重點討論漢語多功能助詞“了”、“呢”和“啊”，以及越南語指示助詞。基於生成語法理論，本文嘗試提出句子邊緣構造方案，以解釋句子左邊緣和右邊緣相關語言現象。

漢語和越南語語氣助詞可以分成三大類。第一類，說者取向助詞，表示說者對命題的承諾。說者說出命題 p，表示“我相信 p”或者“我知道 p”，不明確表示說者對聽者要求，只暗示聽者注意或相信 p。第二類，聽者取向助詞，提請聽者接受或相信句子內容。說者說出 p，同時表示“我希望你注意 p 的存在”或“我希望你相信 p”。這兩類助詞具有扎根 (grounding) 的功能，目的是讓 p 進入聽者的公開信念集合裏。第三類，話語標記助詞，增加句子和話語的相關性。

基於句子邊緣相關研究、以及施行短語假設 (Performative Projection)、和交互骨架假設 (Interactional Spine Hypothesis) 等理論，本文嘗試提出句子的邊緣結構，將事件結構句法延伸到言語行為。對話中的句子被嵌套於一個施行短語結構 (簡稱 saP)，而話語中的根句的最高功能詞短語是 DiscourseP。saP 有 VP-Shell 的結構，而語氣助詞佔據 SAP 中心語位置。語氣助詞可以進入不同的推導模式。第一類的說者取向助詞進入表示存現的“BE speaker HAVE p”推導模式。第二類聽者取向助詞進入表示處置的 CAUSE 推導模式。如果說者只是想告訴聽者一條新信息，語氣助詞進入“speaker CAUSE p LOC hearer”的推導模式，說者將句子內容傳送到聽者。如果說者想要改變聽者公開信念，讓聽者擁有新的公開信念，語氣助詞進入“speaker CAUSE hearer HAVE p”的推導模式，結果是讓聽者擁有對命題的信念。第三類語氣助詞，話語標記助詞，可以佔據 DiscourseP 的中心語位置，選擇一個句子 CP 或施行短語 saP。漢語和越南語句末和句首助詞的語序可通過移位來解釋。首先，中心語發生移位 (SA-to-sa)，核查情態特征 [Mod]。其次，為了核查語用特征 (如提請注意 [attention]、強調話題 [emphatic] 等)，句子內容 (UTTERANCE CONTENT) 可發生移位，移到最高層次的指定語位置。除此之外，稱呼語可以進入“speaker CAUSE NP BECOME hearer”，hearer 和 NP 同標，約束 NP 的解讀。

漢語類詞綴歷時演變的個案分析及相關理論問題

On the Diachronic Evolution of Chinese Affixoids: A Multiple-case Study

姓名：寧瑤瑤 郵箱：ningyaoyao@gxu.edu.cn

原文出處：澳門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23。

自近現代以來，漢語中產生了大量所謂“新興”的“類詞綴”。它們不僅能參與構成雙音詞，更能在線生成大量多音節詞彙性單位。這不僅是新的詞彙現象，也是不容忽視的新的詞法現象。因此，“新興類詞綴”具有極高的研究價值。學界對這類“類詞綴”的研究由來已久，但對其性質及來源的認定仍莫衷一是。其原因在於，已有研究的視角多為共時，鮮於歷時。

文章從“間接語言接觸”視角，藉助語法化的“擴展效應”，利用近現代報刊、辭書、譯著等語料庫中的大量第一手文獻，全面細緻地考察了現代漢語“非”“準”“性”“化”四個類詞綴的形成過程、機制和動因，並在此基礎上，從歷時角度對類詞綴的性質提出了進一步認識。研究發現，類詞綴“非”“準”“性”“化”既非漢語內部自然發生“實詞虛化”的結果，亦非直接對譯英語詞綴或直接借用日語詞綴的產物。事實上，近現代漢語通過英-漢翻譯或日語借詞，催生了大量表達西學新概念的新興詞彙性單位，包括“非X”“準X”“X性”“X化”。在這些新興詞彙性單位中，原本作為“詞彙項”（lexical item）的“非”“準”“性”“化”在特定環境中（如“對舉”）成為“詞根語素”。隨後，伴隨詞根語素“非”“準”“性”“化”的同構項“X”的類型擴展以及“非X”“準X”“X性”“X化”的句法環境和語義-語用環境的擴展，詞根語素“非”“準”“性”“化”逐漸獲得了定位性、黏附性、能產性及語義泛化的詞法功能。最終，它們實現了從“詞根語素 > 類詞綴”的語法化演變。該演變路徑具有跨語言的類型學上的共性。

文章還發現，類詞綴“非”“準”“性”“化”語法化的核心機制均為類推；類前綴“非”“準”的語法化機制還須藉助重新分析，類前綴“準”的語法化機制另涉及隱喻。這四個類詞綴語法化的實現是多種因素影響的結果，包括近現代西學新概念的引介、社會轉型發展帶來的概念增多與概念細化、“語法化項”穩定的核心義、近現代大量新興二字詞（雙音詞）的產生以及漢語書面語體從文言到白話的轉型。

文章從歷時角度認為，類詞綴的主要任務是構造新詞，同時用於“命名”和“分類”。其構詞特點包括定位性、黏附性、能產性以及語義泛化；黏附單位可為詞根、詞或短語。所以，類詞綴的構詞方式既非典型的派生，也非典型的複合，而是介於二者之間的一種構詞方式。但隨著人們更多地接觸外語，百科知識的增強，加之心理實驗的證明，文章傾向於將類詞綴的構詞方式視為“派生”。

文章對現代漢語類詞綴的歷時演變研究，不僅使用了恰切的第一手文獻，還採用了新的研究理論與方法。這在研究材料、理論與方法上都彌補了以往類詞綴研究之不足，為類詞綴乃至漢語詞法的後續研究探索了一條新的路徑。

現代漢語體層次研究

Aspectual Layers of Chinese

姓名：裴曉倩 郵箱：betty_pxq@163.com

原文出處：香港中文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22。

本文提出現代漢語中存在“內層-中層-外層”的體系統層級，結果補語和動相補語屬於內層體（Asp1），核心視點體如完整體屬於外層體（Asp3），中層體（Asp2）介於結果/動相補語（Asp1）和核心視點體（Asp3）之間，且位於輕動詞投射之下。

本文為臨澧話（西南官話常鶴片）、普通話、長沙話統一建立了一個“內-中-外”的三層體後綴系統。具體來說，我們以“起”的完句表現說明它位於輕動詞投射以下，為中層體，具有類似語義的“住”則為臨澧話的內層體；以普通話“著2”在存現句、連謂結構、處置式、祈使句中的出現以及它和現實否定詞“沒(有)”的共現表現說明“著2”為中層體，而表進行的“著1”為外層體；本文比較了長沙話“咖”與結果/動相補語，又比較了“咖”與“噠1”，指出長沙話中結果/動相補語為內層體，“咖”為中層體，“噠1”（動詞後綴）為外層體。除對上述三種語言體系統的討論外，本文輔以閩南泉州、惠安方言的材料來支持持續體標記和進行體標記的“中-外”層二分；同時，以廉江粵語的材料支持實現體標記和完整體標記的“中-外”層二分。

本文的討論在理論上提出了一個統一的“內-中-外”三層的體層級系統，並指出該系統適用於漢語諸方言。這個系統不同於 Sybesma (2017) 將漢語所有體後綴統一放置在輕動詞投射之下的處理，解決了他分析中存在的“把”字句和非“把”字句分析不統一的問題，並設置了中層體以安放臨澧“起”和長沙“咖”這樣的體後綴，從而補充了 Tsai (2008) 所提出的體系統框架。現象上，本文詳細描述了臨澧話的體後綴，解釋了臨澧話中“起”的完句表現；對於普通話，我們區分了兩個不同的“著”，並統一解釋了“著2”在祈使句、處置式、連謂結構和存現句中的分布；對於長沙話，我們解釋了“咖”的句法語義表現，指出“咖”不能帶光杆名詞賓語乃是不完句所致，“*動結式+咖”的不合法是由於“咖”和結果補語語義的不兼容所致，澄清“咖”並非只能出現在終結事件中，指出“咖”本身具有將非終結事件變為終結事件的功能。

標誌語理論和漢語相關句法問題

The Specifier Theory and Related Syntactic Issues in Chinese

姓名：陳章 郵箱：yb97709@um.edu.mo

原文出處：澳門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23。

“標誌語 (Specifier)” 由喬姆斯基與 1970 年提出，是 X 階標理論的一個基础性概念，但對這一概念的理解卻長期存在爭議，在生成語法理論進入“最簡方案”時代後，喬姆斯基甚至直接取消了標誌語概念。因此，時至今日雖然幾乎每一項生成語法研究都離不開標誌語概念，但標誌語卻仍處於一種“未被定義”的狀態。

在理論上，本文首先指出了最簡方案框架下標誌語相關理論在解釋力與應用範圍上的諸多不足，認為不能粗暴地取消標誌語概念，並倡導回歸至 X 階標理論框架。隨後又梳理了最簡方案之前一系列代表性的標誌語理論，並結合大量的跨語言事實，厘清了早前理論中存在的主要矛盾和爭議，重新定義了標誌語概念，認為：在結構上，標誌語是被 XP 直接統製的子節點；在數量上，認為一個短語只有一個標誌語位置；在一致關係問題上，認為並非所有的標誌語都參與一致關係，一致關係不能作為區別標誌語和附加語的有效依據。標誌語的基本性質可總結為三點：一、數量唯一；二、位於邊緣；三、終止擴展。

在具體語言現象上，文章考察了包括名詞短語 NP，量詞短語 CIP，數詞短語 NumP，限定詞短語 DP，動詞短語 VP，輕動詞短語 vP，屈折範疇短語 IP，標句詞短語 CP，形容詞短語 AP，副詞短語 AdvP，介詞短語 PP 以及連詞短語 ConjP 等 12 種語類短語的標誌語問題及相關語法現象。包括：漢語數量結構中的概數詞浮動問題；領屬定語中“的”字隱現現象及位置問題；漢語空主語結構、多重主語結構、句首狀語狀語及多重話題結構；漢語中程度副詞修飾形容詞時的連用問題以及副詞修飾副詞、副詞修飾介詞等現象。

結合理論分析和漢語相關句法現象，文章最終認為在 X 階標理論下每個短語都有且只有一個標誌語位置。從理論上說，中心語位置必須得到填充是由投射原則決定的，而標誌語位置的填充則由特徵決定，因此標誌語位置可以選擇性地得到填充。特徵的不同還帶來了跨語言的差異，譬如漢語空主語結構中的 Spec-IP 位置可被 pro 填充而英語中相同的位置則被 PRO 填充。差異的背後體現出的是“原則”與“參數”的區別：X 階標理論作為一項“原則”決定了所有語言中的所有短語都有標誌語位置；參數的差異則決定了特定語言中特定短語標誌語位置的填充方式。